

感受、思考和对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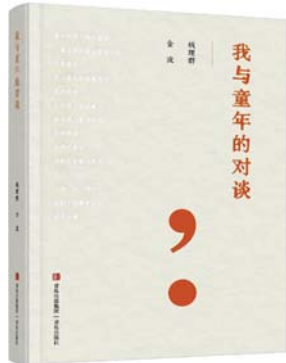
□金波

读书,读到一个外国作家的话:“所有伟大的文人都害羞。”又读到:“一个害羞的人,他的命运不可能是快乐的。”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住进养老院以后,我除了感觉到年老体弱外,还有一种孤独感,身边没有孩子,看不到他们的笑容,听不见他们的歌声。生活中没有孩子的欢歌笑语,这该多么寂寞。现在,我这个老人,还体验到了一种害羞的感觉。

时序进入早春,天气放暖,草坪泛绿。这一天,阳光普照,我突发奇想,去草坪上遛遛我的蛭蛭。这只蛭蛭我养在葫芦里一冬天了,虽然叫着,但从未在阳光下开放它的叫声。

开始,它不肯出来,我转动了一下葫芦,它才胆怯地走出来。它嗅嗅草叶,动动须子,试探着走了几步。正在这时候,来了几位年轻的管家。她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蛭蛭。”“这是您的?”“对呀,是我养的。”“您都多大了,还……”旁边一个管家用胳膊肘碰了她一下,她不说了。我呵呵一笑,不知怎么回答。她们走后,我忽然有点害羞。“您都多大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还玩这个”。那天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属于“文人都害羞”那一类呀?

不久之后,我参加了一次养老沙龙,钱理群作主题发言。发言中他提出老人要回归童年,改善老人心态。他列举了几件可以操作的事情,比如观察自然、种植花草、玩赏昆虫等等,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



《我与童年的对谈》
钱理群 金波 著
青岛出版社

忽然感觉发现了一个新的钱理群。这位教授、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内心深处竟然住着一个孩子。心里住着一个孩子就会有童年的记忆。童年的记忆不仅会使我们联想起许多童年的故事,还会让我们怀着一颗童心看待当下的生活。钱理群教授之所以能够提出回归童年的理念,就是因为他还有一颗童心,他能用童心感受当下的老年生活。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在中学时代曾经有一个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梦。那时候,他读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品,还写了关于盖达尔小说的论文。后来他上了大学,发现自己更适合从事理论研究,所以就放弃了那个儿童文学作家梦。

知道了这些以后,我就更感觉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很值得亲近的、有童心的钱理群了。我们读彼此的书,我们谈童年的经历,我们谈当下的儿童教

育、儿童的审美趣味、儿童文学创作,等等。特别是他读了我的作品以后,在书的空白处写了大量的点评文字。

他还欣喜地告诉我:你圆了我的儿童文学作家梦!这句话,让我感觉快乐、幸福。我的养老生活,不再孤独,不再害羞,我甚至感到很自豪,内心世界很充实,因为我到了老年还拥有回归童年的感觉,还结交了回归童年的朋友。我交往的空间扩展了,朋友增多了。

我乐于和他们谈童年的生活和老年的乐趣。我发现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于我那么了解儿童的心理,那么容易和儿童打交道,以及我的作品里所展现的那种童趣,他们都觉得很新鲜。我也感觉有了知音。特别是他们夸奖儿童文学作家都是有特异功能的人,这句话,我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他们说出了儿童文学作家的心理特征,个性和天赋。的确如此,我们搞儿童文学的人,特别能够了解儿童的心理,包括他们的感情诉求、他们的快乐和不快乐、他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想象力。我们和孩子很贴心,还会常常想起自己的童年。

我感觉钱理群对于儿童文学的热情被点燃了,我们经常谈到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教育、儿童的阅读、儿童的想象,特别是我们经常谈到彼此的童年时代。要谈的话题越来越多了,比如童年的游戏,我谈了很多种,但是他说都不会玩,他不会滚铁环,不会弹球,不会逮蛭蛭。但是,渐渐地,我了解到他对摄影很感兴趣,他拍了许多孩子

的镜头、大自然的风景。我读了他的《钱理群的另一面》,在这本摄影集里,他做鬼脸的表情让我忍俊不禁。我看到了他和孩子们的交往,他抓拍了许多儿童游戏的照片。他有童心,他有一双发现儿童情趣的眼睛。

相识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但是我们又常常忘记年龄,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做。读书和写作占去了我们较多的时间,尤其是钱理群教授,每天都笔耕不辍。他说,住进老年公寓以后,他的精神状态最好,文思泉涌,有写不完的内容。用他的话说,早晨醒来,就有了写作的灵感,进入了思考,于是,开始了一天的写作。

我们有时是一起吃饭,有时是散步相遇,随便找个话题,就可以开始一次对话。我喜欢谈故事和感受,他喜欢谈读书和思考。每次对谈都是即兴的,碰到什么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逸兴遄飞。事后一想,都谈了什么?却常常忘记,不记得谈出了什么深义或凡庸,只是觉得每次的聊天都很畅快。

有时候,我也会忽然想起,活了一大把年纪,这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想来想去,无从索解,只是感觉当下的每一天,过得还不算空虚,还总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表达。因为有思考,才称之为人的生活吧。我常常在思考和探索,并在这过程中,意识到有我的存在。生活中有我,我在生活中,这真的很好。我在生活中感受,又在生活中思考。我们感受和思考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吧!

(本文为《我与童年的对谈》后记)



《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丛书》
马知遥 等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时间、历史与记忆

□刘智英

时间、历史与记忆是三种不同的现象,但在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即是口述史,回归到非遗语境下,即是传承人口述史。马知遥主编的《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丛书》正是在传承人声音的呢喃里、身体的展演中、生命的回溯下,实现了时间、历史与记忆的聚拢和统一。

传承人口述史是一种充满力量的时间。时间之箭有着一去不复返的非对称性,但口述史的时间是一种深度追问的时间,马知遥及团队通过一次次的深度追问,让木雕、面塑、布老虎艺人碎片的、过去的时间再次拼贴起来,凝聚成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是希望、情感、归属、认同多种力量的缔结,或者也可能是某种不可名状的力量。它们使得传承人的一切“能力”都是在“前后相继”时间中体现出来的,实现了传承人“心灵的伸展”,也使得在当代面对精神内耗与群体内卷的我们承续他们的力量,消解自己的苦惑。与此同时,从这套丛书中还能感受到另一种从时间中喷薄而出的力量,即学术的声音,他们有着对当下非遗学术热点的精准思辨,又有着对非遗过去式的深度提炼,还有着对未来非遗的敏锐捕捉与无限展望。所以,这套丛书实现了民间与精英的相互印证,实践与理论的真正检视。

传承人口述史是历史中延绵的智慧,在阅读这套口述史丛书时,可以感受到艺人“工精为胜”的地方知识,“天人合一”的工匠精神,“日出而作”的乡土经验,“就地取材”的草根方法。而这套口述史丛书将这些被遮蔽、甚至被抛弃在民间土壤里的好用、朴素、温情的智慧挖掘再挖掘,提炼又提炼,以一种个人历史剧的形式演绎出来,将历史中延绵的多样性和多相性智慧描画出来,使得这些历史中延绵出来的智慧惠泽与反哺着每一个有幸遇到这套丛书的人。

传承人口述史是一段段关于生命的记忆。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财富,这财富就是珍贵生命的记忆。马知遥通过以生命把握生命,将这笔财富提取并保存下来,通过多次走访、深度体验,将艺人脑海深处的记忆打捞出来。在这套“记忆”汇编中,使得我能够在这些充满灵气的文字中体察着真实的生命印痕,体悟到生命的意义感,体验到那些遗失的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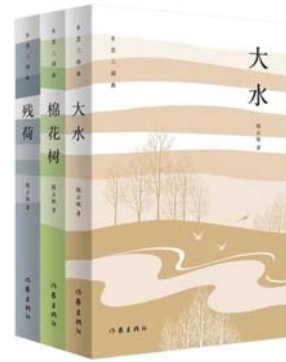
《传承人口述史研究丛书》在时间、历史与记忆的宏大命题下,以传承人口述史为突破口,实现了大众普及性与学术深诉性的兼顾。同时,在一种有温度、有情感的生命中达到统一。所以,马知遥的口述史丛书与其说是一种传承人口述史的时间、历史与记忆的记录,毋宁说是一种对永恒与生命意识的叩问、复兴与观照。

长歌一曲诉乡思

□李尘光

“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是继“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之后陈占敏的又一精品力作。作者以胶东乡村为背景,以厚重凝练、沉郁激扬的笔触,书写了野马河畔、三河流域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作品饱含着作者的万缕乡思、满腹愁绪,既有对土地和故乡的怀想眷恋,也有对生命、对历史的深思与慨叹。作者秉持“为消失的土地、逝去的生命、过往的岁月立传”的信念,追求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尽可能逼近真实的风格和效果。

作品没有按照长篇小说的惯常路数,以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和变迁来结构贯通全篇的故事,而是采用了类似散点透视的手法,有意将故事切碎成人与事的片段,用蕴含在文字中的气韵勾连成篇。作品可以从任一章节读起,每个段落都像钻石熠熠生辉的一个切面。活灵活现的人物,惊心动魄的故事,让人过目难忘的细节,蕴含在文字深处的哲思,汇成了一曲幽邃苍茫、激越悠长的大地之歌。



“乡思三部曲”
(《大水》《棉花树》《残荷》)
陈占敏 著
作家出版社

阅读“乡思三部曲”,仿佛观赏一幅用文字精心绘制的巨幅画卷。初读泛览时感觉整部作品宛如一幅文学版乡村“清明上河图”。浩大繁复、包罗万象的笔墨气势,人物众多、情趣盎然的表现内容,精雕细琢、工笔细摹的艺术手法,与张择端的用笔颇有相通之处。“乡思三部曲”中写到的野马河、三河、沙沟、狗虎顶、桃园、叫阵口、桃树汪、赵家、小村、山旺家……每条河、每座山、每个村庄,都

仿若“清明上河图”中一个细微的局部,作者用神工妙笔描绘着栩栩如生、意蕴深远的人事物件。每个人物和故事,作者都倾注全力,一笔不苟。那么多妙不可言的乡风野趣,触目惊心的善恶之争、正邪之争,黯然神伤的生离死别,让人忍俊不禁、匪夷所思的各色人物,作者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作者的笔触变幻多端,时而勾勒世态百相,时而通过意识流深入人物内心,时而工笔,时而写意,时而以知识、信息的深度链接延展叙述视域,时而以天马行空、凌虚高蹈的想象开拓意象空间。

“乡思三部曲”是作者倾注心力的作品,是对故乡的致敬之作。读罢全书,掩卷沉思,让人感觉整部作品颇有中国画泼墨大写意的气韵。作者说:“在我的长篇小说结构中,气韵起了重大作用,我好像是凭借气韵架构着小说。”“乡思万种,残荷秋影,一唱三叹,不绝如缕……”这分明是用文字画出一幅泼墨写意图。国画艺术追求写意精神与超然境界,不过度拘泥于细节的形似,而是关注生命的要害,直追形象之外的元神。“乡思三部曲”既有对现实真实的执著追求,有细

节的显微逼真描写,也不乏很多夸张、变形、写意与留白。作者笔墨酣畅淋漓,却似乎言犹未尽,意犹未尽。作者在后记中说:“关于土地的忧思还不是我写‘乡思三部曲’的全部初衷,我的忧思还要远为深广。土地之叹,生命之叹,岁月之思,历史之思……所有所有,综合起来,形成了这乡思万缕,愁绪满腹。”“乡思三部曲”中的气韵是满腔的幽思、慨叹、眷恋、伤生忧世和敢恨敢爱、汹涌澎湃的激情,是对公义正义真理的呼唤,是生命本质的追问,是跨越时空的对灵魂的永恒探究。

“乡思三部曲”是陈占敏的故事,是他对田园牧歌和故土乡亲的“鼓盆而歌”。那不是勘破生死之后的欣然,更不是放下死亡之忧而悠然自乐。在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在貌似轻松的语调背后,是因挚爱而生发的悲悯与呼号,是沉甸甸的生命与历史的见证,是幽远的思索与感怀,是对青春时光、悠悠岁月的缅想与眷恋,是对保卫土地、建设美好家园的殷殷期冀,是对乡亲们为了幸福而勉力搏击、踔厉前行的深情致意。正是:长歌一曲诉衷肠,乡思万缕泪千行。